



##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钱碧云的作品:《西行四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7

[作者] 钱碧云

[单位]

[摘要] 钱碧云的作品《西行四章》里分别描述了黄河之滨, 嘉峪关, 鸣沙山, 莫高窟四个景观。

[关键词] 《西行四章》;黄河之滨;嘉峪关;鸣沙山;莫高窟

黄河之滨在西部, 我走近黄河。在西部, 我走进一条大川的处女境界。那静静流动的, 恰似一位纯情少女的心思, 简单而干净。未曾被污染以及未曾被岁月所侵蚀的感觉, 清澈透明, 年轻的力量轻轻地推动着古来的水车。一百年, 一千年, 一万年。此时此刻,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畅想着十万个春秋之后的情景。那种纤尘不染的风姿, 仪态万方, 好一派西部风情! 在西部, 我走近黄河, 也走进生命的原生态。在那里放歌, 在那儿呼喊, 雄伟的河谷两岸便传来大山宽厚的回应。在那儿, 时间老人似乎已经安歇, 诗人的心情也归于平静。黄河, 西部的黄河, 清清爽爽的黄河。轻盈得像一尾鳞光闪闪的鱼儿, 随波逐流。鱼在水中, 人在岸上, 稚气未脱的歌谣却占据了高高的天空。在黄河之滨, 我看见了一位母亲, 怀中紧拥着自己的儿子, 纯净的目光直指水流的方向。不远处便是一名乡间小孩, 孩子的胯下是一头负重的老牛。清清楚楚地, 我听到了鞭子夸张的声响。像是一种暗示, 又像是一种无解的人生宿命。在诗人的心里, 竟然找不到一个踏实的句子让我停泊。嘉峪关初春的嘉峪关被冷冷的阳光照耀着。祁连山上的雪还在坚守着生命的原始状态——一种夺目的白, 铺天盖地, 恰似一群顽强的将士, 据守着自己的那片土地。隐隐地, 我听到了金戈铁马的厮杀声。料峭的轻风里, 我要穿过嘉峪关。我知道, 我必须经过那里才能真正进入河西走廊。只有通过那处让人窒息的峡谷, 才能继续我的丝绸之路。我的身上没有刀, 没有枪, 也没有倚马而待的精、气、神。我的手中只有一枝越磨越钝的笔。我知道, 通过那处关隘之后, 我将进入莽莽戈壁。从此以后, 只有孤独与我相伴。经过嘉峪关, 我嗅到了血雨腥风的味道; 经过嘉峪关, 我体会到了历史的无情与沉重。长城像一道无形的绳索, 紧紧地套牢了无数英雄好汉的梦想。有人为它流泪, 有人为它牺牲, 而嘉峪关就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高高的长城矗立在塞外, 也矗立在每一位过客的心中。也许我们可以轻松地通过嘉峪关, 越过长城。但是, 我们心中砌起的那道长城却难以通过。回首打量来路, 我们的选择同样血泪斑斑。鸣沙山那是一个夜色没有消尽的早晨, 天上月牙牙, 地上月牙泉。鸣沙山, 用无言的行动诉说, 诉说, 再诉说。即便一粒细沙, 运动中也能发出声响; 纵然一灰尘, 飞舞起来也会形成力量。走进去, 我们必须怀着虔诚的心态, 面对着每一粒沙尘, 每一滴水; 走进去, 我们需要收敛起傲慢的表情, 匍匐着爬行。我们可以背对苍天, 但一定要面向沙山。我们可以轻松地在阳光里漫步, 但不能随意地践踏泉水的深度。山, 千千万万微不足道的沙粒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团结让小小的沙尘站出了自己的高度, 也站出了让人仰视的力量; 泉, 千千万万不堪一击的水珠汇集在一起, 和谐相融, 让弱弱的水滴变得深不可测。山高泉深, 高深莫测。作为旅者, 我们只能测一测自己的反思程度。莫高窟我们在努力求证, 是人造出了神, 还是神造就了人。人神之间本来有一道很难逾越的鸿沟, 可在莫高窟, 人与神都跨过了那道鸿沟, 如同我轻松地跨过了莫高窟前的大泉河。人, 虔诚的人, 把自己的信仰与信念和着泥巴, 掺着水, 专心致志地塑造出了他们心中的神, 刻画出了他们生活里的美。神, 无所不能的神, 把自己的所有法力施放出来, 挟着大西北干燥的风, 把人类的智慧结晶佑护得如此完整。莫高窟便是人与神联手打造出一件流芳百世的杰作。于是, 人的灵魂得到了升华, 幻化成了飞天的美丽女子。神的力量落地生根, 变成了让人膜拜的威严大佛。莫高窟, 莫高窟。一处处或深或浅的洞穴, 隐藏着一个个惊天的秘密。在秘密的面纱撩开之前, 我们只是一只只学舌的鸟, 每天都有无数游人从那儿掠过。莫高窟, 莫高窟。一尊尊神态各异的大佛背后, 都镌刻着一段难以破解的生命哲理。在哲理的铁盒打开之前, 我们只是一个个蒙昧的娃娃, 每天都嬉戏着打那儿跑过。莫高窟有一座九层小楼系后人所建, 站在九层楼的前面驻足凝思, 一位诗人的灵光喷涌而出。在神的面前, 我像一名顽皮的偷窥娃娃, 嘿嘿一笑, 得意非凡。

